

耳

新



耳

新

鄭仲夔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耳 新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耳
新

此 據 硯 雲 甲 乙 編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既瞻且歎。一代之文獻在焉。埒于司馬子長。班孟堅居然季孟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孫于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而云料也。誰爲正史者哉。乃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子駿雜記。蓋子駿博綜西漢典故。遐收精擷。儲其寶以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之逸也。余少賤航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輶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遞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書成。行世且久。而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十則

經國五則

卷之二

正氣十六則

博瞻四則

卷之三

集雅五則

惠濟三則

卷之四

神應八則

卷之五

梵勝十則

萬吉五則

立言五則

懿好四則

仙踪七則

同聲三則

耳新目錄

知遇三則
諧謔三則

卷之六

陳風五則

正繆五則

時令三則

卷之七

志怪七則

奸恣三則

災變六則

卷之八

物表六則

命相五則

寶遺十二則

矜奇四則

紀士五則

異述十三則

今文三則

說鬼四則

醜媚二則

孽召六則

兆先四則

藝術三則

人瑞二則

耳新卷之一

令德

明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王孫謀璋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瑾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簣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尙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閭閻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靜先生。有子八人。統鑑。統錙。統鏗。寶符。統鐔。統鏤。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未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繫爲誰。文文起。

朱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癰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強起。乞以己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石明府有恆。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圜。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

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勳蔭。萬歷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制舉執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

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余友朱夢得介爾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禦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感戀。茲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譙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劇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修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閱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合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閩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呶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呶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呶唔。不異往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鬬生之無慍。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卽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眞讀書。眞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謫吉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眞。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臯。許子治。黃子

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買太傅之思。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領。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張魯叟有聞于時。卽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輿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卽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鴻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齋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爲之子哉。

經國

鄒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窗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

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歷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卽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徵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己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沉思良久曰我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

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嫺爲懸腕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止。交遊最廣。居恆一揮千金。略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洩余邑時。極加意保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參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輿爲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撤回中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歷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二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踉蹌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有手書。誡子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噴喜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京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

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常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陽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意。勿復取值。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艱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聞始出。衡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闖恣擅。恥己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爺。稱殿爺。

與夫稱功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使屬失節。簪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泮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睜目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尙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兇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尙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暨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鬚蹙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

直俾爲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值。是令其死後有諾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并治冰山之倚。見睨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所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醉酒。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西藏之祕。冥探乎巧智之淵。烺烺焉。炳炳焉。渾渾焉。噩噩焉。澤于